

卷五

英雲夢傳卷之八



震澤九容樓主人松雲氏撰

掃花頭陀喇齋氏評

嵩山燕子梅村氏較

松雲弟良才友雲氏鐫

尋秋色立墓贈金

詩曰

玩弄光山塘遇美

人景皆成夢

滄田常易變

事垂今古

流催甲子

混沌乾坤渺茫中

歌樓舞榭總然空

慧質佳情表錫風

郎君又作白頭翁

書名 英雲夢傳八卷 嘉慶十年書業堂刊本
撰者 清 九容樓主人松雲 撰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86
編號 D8662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2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英雲夢傳八卷 嘉慶十年書業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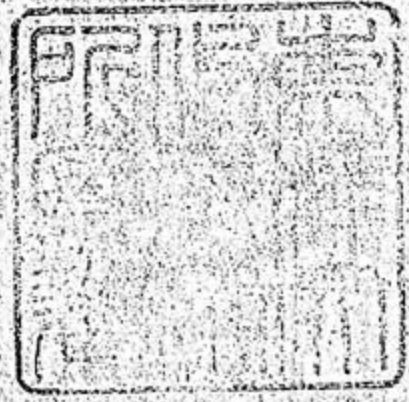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英雲夢傳

五

双紅堂
小説
86(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科 2023

英雲夢傳卷之五

夷澤九容樓主人松雲氏撰

掃花頭陀剩齋氏評

嵩山樵子梅村氏較

松雲弟良才友雲氏鐫

復吳門西席蘭簾

詩曰

再遊杭綠堤松咏

湖邊曉色揭山青

畫槩輕翻春水碧

題松爭訝驚人句

一韻一觴通契闊

柳畔鶯簧隔樹鳴

波光映帶晚霞明

以酒相躡快士情

絳幃自此播才名

新大怒連白從也怪在裏邊埋怨道都是你叫他去如今
拿了綾帕不知到那裡去了白從見藏新裡怨於他只得
陪笑道大爺不必發怒待我去尋他若尋他不見我想一
個良策務要謀這吳小姐與大爺成親藏新聞言回與作
喜道老白你有甚麼計策白從道這非一刻的事也
要隨機應變豈可草草減新信以爲實遂去過一邊和白
從頑要去不題却說王雲在家守孝度過殘年又不便出
門遊戲終日在家納悶一日想起夢雲的綾帕取出來玩
賞一番遂向舊時書箱內翻遍也尋不見心中着急各處
找尋不見又問了頭小廝們道誰曾開這書箱奴僕們回

道一總無人敢動王雲不見了綾帕更加悶悶想道此帕
去年在浙回來也未曾檢點不知被何人竊去莫若還到
浙省一遊打聽下落主意已定遂吩咐王公料理家事將
幾個大了頭俱已嫁去只留玉奴王公夫婦守家其餘家
人都已打發出去安頓已畢帶了錦芳僱隻小船主僕登
舟不幾日復到杭城打發來船上岸竟投鄭府錦芳進去
稟報少頃鄭執同夫人出來王雲拜見坐下道二位大人
風光依舊康健如初甥自去歲別後不幸父母俱已去世
承姨父母遠賜隆儀謝之不盡鄭執道向聞賢甥被盜去
又值尊椿萱遭變老夫日夕掛懷今得賢甥到舍又少憐
鄙懷外日理該親來作弔奈去歲罷官又不得其名又受

署印官之累因氣惱相感至於殘傷賤體未能到府甚爲
失禮王雲道承大人掛念則感無地何敢當大人賜顧罪
於甥也夫人垂淚問道不想外甥父母有此大變今得外
甥來舍又少慰老身之意遂叫家人將東廂收什與王雲
安歇不題到了次日王雲去候錢何二人又帶些禮物送
與兩家有錢何二人自答拜之後時常來閒話王雲到不
爲寂寞一日何雲來訪王雲王雲接入書房禮畢坐下何
雲道明日是三月三日湖不可不到小弟治得一罇在舟
候兄去一遊亦不敢具柬王雲道小弟到貴府就要叨擾
甚爲不當何雲道兄休得見笑說罷遂起身回去到次日
何雲收什完備亦無他客就來邀了王雲同錢錄三人出

城竟到西湖登舟遊玩看那往來遊舫士女紛紛岸邊桃
柳雜笙簧湖光蕩漾載遊歌看不盡西湖的景緻正是

六橋畫舫舉春觴

問綠拖紅芳草香

燕剪晴雲輕蕩蕩

風翻弱柳態颺颺

三人在舟中玩景家人擺下酒餚遂就坐席三人飲酒猜
拳行令飲個多時船泊至岸何雲又叫家人換席可擺在
大松樹下去遂邀二人登岸到各處去遊玩了一遍回來
正要坐地之時只見一少年遠遠而來漸漸走近方知是
吳璧也同幾個朋友在舟中遊玩因他自己上岸偷閑却
又遇着錢何二人皆是同學朋友上前作揖何雲道玉章
兄來得正好却少一位酒客吳璧道小弟在此相擾却也

甚妙奈何也有幾位友人在舟等弟何霞道且由他們去見兄不去他們自然回去兄與弟等一同回去罷吳璧不能推托見了王雲就問何霞道此位兄尊姓未曾識荆過何霞道這位兄姓王名雲表字清霓姑蘇人氏鄭天崑年伯的姨外甥可稱當今才子吳璧道小弟不知失敬了遂與王雲揖畢王雲接問何霞道此位兄尊姓夫名何霞道姓吳名璧字玉章就是吳文勳年伯的令郎王雲道久慕大名尚還欠拜吳璧道豈敢王雲心中想道原來就是吳璧不知夢雲小姐可曾配親否若與其兄相交或者得際也未可知何霞遂斟上酒來王雲推道小弟不能飲了何霞道酒尚未曾敬怎麼說個不能二字各各斟滿盡興暢

飲了一會吳璧見王雲有服問道清霓兄尊制是何人的王雲嘆道不幸先父母去冬俱已辭世吳璧聞言亦覺慄然又道室中自有尊嫂了王雲道尚還未聘吳璧道蘇郡乃文墨之邦清霓兄自然博學今日集此美景幸會請教一佳章如何王雲道小弟學淺才疎恐不能應命若玉章兄有興自當領教何霞道玉章兄也脫不得白吳璧道小弟是不能只好請教清霓兄王雲再三推托經不得他三人相促王雲道務要小弟拋磚請命題吳璧道清霓兄請隨意罷王雲道無題無句吳璧道春山兄來錢祿道小弟不能就是兄出個題罷何必只管推托吳璧道務要小弟放肆想道若出卽景皆是容易的莫若將此老松爲題遂

道新時新景諒清霓兄常作今將此虬松爲題罷錢祿道
此題大妙王雲想道出此題目爲人也不巧倒不曾做過
這詩家人送過文房四寶王雲就拂彩箋不加思索一
而就吳璧見王雲詩成先已驚奇王雲將詩遂送在吳璧
面前道勉力應教望乞恕笑吳璧道豈敢遂接過來看上
面寫着咏虬松一律應玉章兄之命詩曰

形怪長松牛接天

歲寒歷遍已千年

回枝勢若龍盤影

蒼樹高松鶴唳聲

山谷野朋惟日月

石林散友只雲烟

滿身鱗甲飛騰象

和動春風聚酒仙

吳璧念完道極盡形容真仙才也錢何二人亦各稱賞不

已遂斟酒賀王雲王雲道小弟已獻醜諸兄們亦要賜教
了吳璧道清霓兄珠玉在前小弟等不如不獻醜爲妙三
人竟自頓過王雲亦不過強又名飲了片時遂下山登舟
吳璧的船果然已去四人又在舟談笑了一會各各致謝
散訖何霞亦上岸回家不題且說吳璧回家心中想道若
我妹擇婿得如是之士足矣奈他此時落魄之際母親未
必肯先待他得志功名言之未晚前日母親要與文弟覓
師看來王清霓倒也合且不知他可肯坐館待我去與何
霞議議遂逕運行來已是何宅進去問時家人回道家相
公纔到鄭府去了吳璧聞言竟到鄭府見門上無人一直
竟走到廳上聞得笑語喧嘩竟在東廂吳璧就走進去向

震同王雲見了迎上道兄何由至此遂揖畢坐下吳璧道
小弟纔到尊府致謝欲煩兄引弟來候清寬兄誰知兄已
在此王雲道小弟尚未造府倒返勞玉趾甚爲罪矣吳璧
道豈敢遂邀何霞起身在一傍說道小弟有一事相托何
霞道長兄有何見論小弟無不領教吳璧道小舍弟要請
一位先生我想清寬兄家中並無掛礙倒也合宜二則他
也可以讀書煩兄與他一言未識可能俯就何霞道待弟
與他說看三人復坐下王雲問道二兄談的甚麼私房話
何霞道不是甚麼私房話適聞玉章兄托小弟向兄說彼
有一位小舍弟欲請一位西賓想到長兄甚爲合宜未識
長兄尊意若何倘能俯就我兄也可以讀書王雲道小弟

所學甚短承玉章兄見愛恐不能爲人師長吳璧道清寬
兄不必過謙只恐舍下畦居有屈望海函些王雲道豈敢
遂想到夢雲身上正無門可入不料有此機會豈有不允
之理當下應允吳璧同何霞二人別去王雲就進內去與
鄭乾言及此事鄭乾道賢甥閑居未免荒疎儒業若是坐
館倒也合宜只是要丟開少年氣槩方成師長之道王雲
道大人之言誠然有理次日吳璧就着家人送了關書聘
禮來王雲收下禮物擇二月十五進館就打發來使去訖
不幾日就是望日錢何二人來送王雲進館吳璧着轎來
接王雲不坐轎叫人挑了行囊書箱一面打發錦芳回家
說與王公又到裡面辭別了姨父母遂同錢何三人步到

吳府中來吳璧已在門前相候見他三人已到就迎接進廳各各禮畢坐下茶罷遂邀王雲到書房內坐爲何吳府家人一個也不認得王雲原來向日這些家人總跟吳斌在任近日這些家人俱是隨吳璧來的外邊有兩個家人雖是原舊的見王雲又姓王又有服一時也難辯別王雲見無人認得更加一位喜興至書房坐下吳璧叫家人進去請公子出來家人進去請文郎誰知文郎在家獨喜綉珠抱此刻不要家人務要綉珠同去綉珠道先生在那裡小公子我是不去文郎見綉珠不肯同他去就哭將起來夢雲在傍說道文弟不必哭看先生聽見羞我叫綉珠同你去綉珠只得同了到書房來四人見文郎出來遂起身

家人鋪下紅氈吳璧請王雲上坐王雲道不消行此禮可叫令弟常揖罷吳璧道師生之禮豈可廢乎王雲西向而立吳璧着文郎下拜王雲忙來扶被吳璧阻住受了兩禮吳璧又與王雲爲禮王雲命綉珠帶進小公子去明早出來讀書綉珠遂同文郎進去一頭走着暗想道好一個小先生年紀還不十二十就生得這樣風流俊秀身上不知穿的何人的孝進來就將自己暗誇的好就告訴夫人夢雲嗚道賤人多言綉珠黯黯而退却說王雲見綉珠送文郎出來存心觀視看來倒有春風滿面雖在青衣之列日後未必在人之下舊歲聞綉翠言小姐身畔還有一個後問其名他說叫綉珠不知可是他若然是他小姐之事少

有門路矣不題王雲心上思想家人們排席在廳來請坐席四人就起身次序坐下觥籌交錯整整盤桓了一日克盡賓主之歡錢何二人謝別不題王雲就榻在館中次早原是綉珠送文郎到館中王雲命文郎參拜了聖人作了先生揖然後與他起譚喚做吳珍綉珠看吳珍上了書房纔進去心上十分慕愛王雲王雲此時還假粧老誠不看綉珠自此坐館不覺光陰迅速又交初冬天氣朔風凜凜瑞雪飄飄王雲常思夢雲姻事嘆恨未遂況且綉珠落後出來得也稀了是夫人不許他出來總然間或出來又有入同來不能通一言半語王雲心中好生煩悶一日想起慧空來道我到此終日碌碌未曾去候他他也不知我來

此人乃多情之輩若不去走走日後曉得以我爲無義之人主意定了隔了一日天氣晴明吳璧到館中來王雲向吳璧道小弟今日要到家姨父宅一往有些小事特與兄道及吳璧道先生有尊事請往何必又向小弟說王雲別了吳璧不到鄭宅一直竟到福雲庵庵門未閉王雲見寂寂無聲步入佛堂中小女童在裡邊出來看見王雲遂施禮道王相公來了王雲回揖道令師何在女童道家師在房向爐女童進去報說王雲隨後進來慧空一見喜顏相接施禮坐下王雲道年餘相別師兄德容如故慧空道自賢弟蘇旋杳然無信未免渴慕今幸駕臨少慰愚懷又問道賢弟身上尊服是何人的王雲垂淚道一言難盡遂將

舟中被劫父母去世的情由細述一遍慧空聞言亦淚下道年半之別不料賢弟有許多的苦楚又問道賢弟幾時到此的王雲道實不瞞師兄說小弟還是春間到貴府的每欲來候師兄奈何碌碌棲身一點不得脫身故此望遲乞師兄寬恕慧空道賢弟好人也春間到此連信也不帶一個來目下尊寓還在鄭府麼王雲道若在家姨尊那裡伴寓來會師兄久矣不期被吳府請去坐館一刻也不能脫身故爾延至今日慧空道又是那一家吳府王雲笑道就是去年被逐之家慧空笑道那有這等事怎生進身那吳老爺豈不認得王雲遂將吳斌出使封王吳璧西湖之會因此請爲西席慧空笑道如此看來賢弟已得妙人矣

王雲感額道莫要提起音向全無兩邊渾然不曉如之奈何女童捧上茶來二人茶罷慧空道我前番也曾會過夢雲小姐來相貌果然生得好怪不得你這般癡想王雲道師兄可是真麼慧空道豈有造言之理王雲道你看小姐生得如何慧空道若說小姐的相貌真正西子重生色勝海棠金蓮二寸不施脂粉自生成月貌花容王雲聞言惟有垂首沉吟慧空見王雲這般情狀遂問道賢弟是何意思王雲嘆道一身孤泊豈無嘆乎慧空道賢弟何出此言雖則椿萱去世待服滿之後名標金榜那就不是得意之日王雲道功名易取吳小姐姻事難成其中若師兄去通一線之音與弟成其姻好感恩不淺矣慧空笑道原來賢

勇爲着吳小姐故此愁悶真好癡也你日後脫白掛綠央
媒來說無有不允之理王雲道師兄總說的寬心話若待
成名之日他家小姐豈肯守着我麼慧空道不然賢弟意
欲何爲王雲道此事還要師兄周全慧空笑道我出家人
焉能管你這事王雲道適纔師兄所言會過吳小姐來倘
若再會吳小姐見機而作便了慧空道難王雲道這有何
難慧空道我出家人那裡管這閒事王雲見慧空不肯就
深深作一揖求道還要師兄幫襯慧空見王雲求告方纔
道賢弟不要心急待有巧處自當留意關心照看他動靜再
當奉復如何王雲道若得師兄川情沒齒不忘不題王雲
在庵却說夢雲是日午後閒坐想起綉珠之言誇這是生

少年英俊爲何父母一旦懣亡亦是若情無寄少年性情
那裡坐得住館倒也難得正思之間文郎進來頑耍扯着
夢雲的手跳夢雲道文弟今日爲何不上學在此皮臉我
去稟先生吳珍笑嘻嘻的道姐姐羞嗔先生今日家去了
到晚纔來哩夢雲知哥哥也去會友遂起身道文弟我同
你到書房裡去看看來吳珍扯着夢雲手一徑來至館中
不與夫人知道夢雲到館見書史齊楚筆硯精良像個文
人書室遂坐在椅子上翻王雲的詩稿看得篇篇錦綉眉
宇齊舒道王生真才士也若得如是之人爲配足我生平
之愿矣翻到後面見夾着一幅牙箋抽來看時上面題秋
夜感懷詩道

天闢秋雲白

孤鴻繞漢清

蟾宮青女夢

客苑素生情

翠竹風聲動

蒼梧月色明

綾書珠玉杳

日恨隔蓬瀛

夢雲將詩吟了幾遍不解其中之意因想客情青女可有
所懷翠竹蒼梧乃寂寥夜景綾書珠玉事有可疑但我之
綾帛係雲生所得這王生詩中之意又何以關真令人莫
解恨隔蓬瀛是遠是近莫非知我而懷亦不可料心上疑
惑不能參透原由將詩放好起身叫吳珍不知去向夢雲
恐王生回來遂起身往外走却却事又遇巧却值王雲回
來纔到書房門首兩人撞個滿懷夢雲杏臉漲紅三脚兩
步走到自己房裡坐下自己拘悔道干不合萬不合到書

房中去被他看見視我爲輕蕩之輩又想道原來王生這
樣青年果然人物出衆不說夢雲在房中悔自想且說王
雲見一女子在書房中走出來細看方知是夢雲小姐遂
進書房喜的手舞足蹈的道今日得見小姐芳容我好僥
倖也豈不令人想煞細看書史依然想道小姐不知曾看
我的詩否若不看還好看看了豈不出醜小姐此行又無人
相隨甚爲奇怪不說王雲在書房中千思萬想却說慧空
受了王雲之托刻刻在心無由得便不覺殘冬已度又是
新春到了二月中乃是觀音聖誕托這機會換了偏衫竟
到吳府中來此時王雲已在館中慧空竟往後堂却遇夫
人忙施禮道夫人萬福夫人答禮道慧師今日何閒暇來

舍下走走慧空道一則來候夫人小姐二來這十九乃是
觀音聖誕特來請夫人小姐到小庵隨喜夫人道理該到
寶庵拈香纔是因老身心上不奈煩小女年幼只好奉香
資罷慧空道夫人大駕不往小尼焉敢強請小姐爲何不
見了環道小姐在花園裡哩小尼正要到寶園一玩不識
夫人相容否夫人道還恐候慧師不至何出此言只是老
身不能奉陪叫了環送慧師去有小女在園相陪慧空聞
言歡喜遂同了環到園中只見小姐在花亭上坐着玩花
慧空道小姐好作樂也夢雲見是慧空遂道慧師在亭上
來坐慧空卽上亭施禮坐下夢雲見慧空青年秀雅到却
合機遂問道慧師至舍有何尊事慧空道小尼輕造並無

慧事十九日是觀音聖誕來請夫人小姐到小庵隨喜不
料夫人不肯去聞說小姐在園中所以特來奉候二則瞻
仰寶園夢雲聞言起身道旣如此我同慧師一玩如何慧
空欣然相從夢雲慧空兩手相挽走下亭子來慧空觀園
中景緻好不繁華但見那

花落花開雕欄曲畔徑填彩雉小桃枝紅愛梅殘柳綠
紗窓垂幙屋宇生春視看燕語鶯聲弄望遊魚啖影水
波津牡丹亭一枝枝方吐芍藥相親山疊素螺可意
又那翠柏松椿這李白來襯竹修桐嫩蕉陰鮮杏露潤
風純綉毬珠玉蘭馨透好戲蝶狂蜂採蕊新須臾香惹
衣袂情盛俏麗主人

石調洞庭春色

慧空在園中遊賞觀之不足羨慕不已行到假山深處翠竹叢中慧空同夢雲坐下綉珠同眾丫環們皆去尋花覓菓不在面前慧空見無人在側以言挑夢雲道小姐如此春光豈不撥亂人心情在小姐若何夢雲笑道慧師乃出家人再言凡俗惜當年悞入空門而今悔之晚矣似區區日對名花時臨山水惟吟咏以取樂計此之外更無所思慧空道小尼乃無心之言夢雲道言出於心慧空道小尼失言詭笑於小姐夢雲道我也是無機之談慧師不要認真慧空道小尼亦是戲言焉敢認真小尼另有一言相告望小姐恕責小尼方敢奉稟夢雲道慧空有言請教何妨

慧空道小姐正在青春未逢折桂之郎因爾敢與小姐作伐望小姐莫作閨中之態以至有悞終身夢雲聞言唯唯不答慧空遂告別起身夢雲留住道奴未答師者有所思耳自想道關於終身也害不得許多羞遂問道慧師所言必有原故慧空道並無他故小尼見小姐乃人中之鳳擇配才士纔是因小尼有一個義弟他是蘇州人氏翰材之子前歲來到小庵與小尼結拜的那公子前歲曾在府上做過記室的夢雲想道做記室的可是雲生慧空道雲姓是他改姓實是姓王說也奇怪聞得去年復到府上坐館不知可是否夢雲聞言奇道舍下館中先生却是姓王也是姑蘇人氏難道前歲記室雲生就是他麼慧空道然也

小姐不知其細王生知小姐久矣托名記室亦爲小姐而行來做西賓也爲小姐而至如何小姐反倒茫然將一個多情才子棄於度外豈不辜負王生慕才求美之恒心夢雲聽了慧空一番言語如醉初醒時夢方覺嘆而失言道無怪於我奴不知也慧空已知夢雲之心遂道小尼今日迨府亦是王生相托請小姐主意如何夢雲自知失言遂轉口道此言休向我說婚姻之事憑媒妁之言遵父母之命奴家豈能如何慧師不必多心慧空見夢雲言語欲依不依假言道小姐既是這樣說小尼也是爲人所使看來事不能偕不如回絕王生另作求凰之想又要告辭夢雲道慧師且住着又自沉吟道這秃奴可惡明明難我叫我

如何回他若由他去了又恐失此一段美緣慧空見夢雲惆悵不語促道小姐有何台諭望乞見教小尼庵中還有些小事要去料理夢雲道煩慧師致於王生據言有意而來可將前歲所拾綾帕一方叫他去取來還我則偕姻好慧空道小姐這有何難承小姐已允偕姻以後莫要更改夢雲道豈有此理慧空聞言遂起身同夢雲步出園來綉珠也正來請他兩人去吃午飯綉珠見他二人已來迎着道請慧師父同小姐去用午膳遂同到後堂夫人道慧師在內煩了這半日慧空道名園美景莫說半日就是半年也不厭夫人道慧師請用午齋慧空道到府就要相擾夫人道便飯不恭慧空道好說遂飯罷夫人封了五兩白銀付

慧空為香燭之資慧空收了謝過夫人小姐出來到廳上却遇王雲同吳璧飯後閒談見了未免施禮王雲不能問慧空言語心中快快慧空向王雲打了一個照會而去且說王雲見慧空至此必然為我之事而來隔了一日托吳府探事如何今日特來相問慧空道惶恐惶恐在受賢弟之托不期勞而無功小姐說你落泊書生未知才學真假閨中兒女不能專主王雲聽了啞口無言悶悶不悅惟有長嘆而矣慧空見王雲如此光景不覺好笑起來王雲見慧空笑遂問道師兄你莫非戲我慧空道我見你如此癡想所以好笑並無他意王雲道實指望師兄去一言事

有八九誰知竟成畫餅叫我這腔愁緒怎生消遣說罷就欲告辭慧空道賢弟且少待還有一言相告遂笑着道我實對你說了罷小姐云你前歲拾他一方綾帕若將綾帕還他大事則倘若無綾帕莫想姻緣之分王雲聞言一喜一憂喜得是小姐相允憂的是綾帕失却慧空道賢弟聞此絲音為何反倒煩惱莫非綾帕不見了王雲道却被師兄猜着此帕久已被人竊去怎生有綾帕還小姐此事還要師兄在小姐面前方便一言慧空道此言大謬那小姐前日斬了鬮鉄講得明明白白若無綾帕叫我休去見他知道你將這綾帕送與何人倒來說這話倘然小姐知你將綾帕失落越發不重你了王雲道如此作何計較慧空

道別的計策無用有綾帕則成無綾帕則休望想王雲聞言悶悶不悅遂別了慧空來至館中凝愁不展不覺光陰容易又是初冬真個日積月累懨懨成病竟臥床不起吳璧見王雲恙重只得將輜送到鄭府調理鄭乾同夫人間得送外甥來說是有病心上着急遂榻王雲在內室請醫調治終不合然一日鄭乾問王雲道賢甥之恙病源因何而得王雲道甥因失志功名少年落泊感慨而成鄭乾道賢甥差矣汝正少年英傑還該奮志向前易曰成名顯宗榮祖那纔是少年志氣何得鬱鬱成病老夫想賢甥年已弱冠尚未聯姻一向留心訪求淑女難得只有前歲冬間老夫往府前有事見一人行走袖中墜下一綾帕上有詩

句乃是女子之作若得如是之閨秀可配賢甥矣未知可有這女子王雲聽說綾帕二字心上驚奇遂道是帕可在鄭乾道什麼不在待老夫取來起身向書櫥內取出付與王雲王雲接來一看就喜得眉開眼笑病竟霍然當時下榻鄭乾見王雲看了綾帕猛然下地喜道賢甥一見此帕卽能下榻病也無了是何緣故王雲道不瞞大人說此帕原係甥者是前歲所拾放在書籍內不知被何人竊去聞得就是東君吳文勳令愛所作今要此帕是有聯姻之意奈未得其時又失却此帕故爾煩惱成病幸喜大人又拾着所以喜則忘病鄭乾聞言呵呵大笑道原來賢甥意中有美若待吳文勳回朝老夫必要與賢甥作伐王雲道承

老大人作仰不說王雲在鄭府養病且說夢雲聞得王雲有恙已送回鄭府心上甚放不下慧空自向去後又無音信心上只管切切思思未免食減愁眼竟有些想思的様子且說王雲病好度過殘冬又到新春吳壁來請去仍復教吳珍與夢雲聽得王雲復至心上少安已知王雲卽是雲生欲叫綉珠打探一偈消息又怕母親哥哥知道綉珠進房來見小姐面帶憂容這幾日茶飯不思容顏消減遂問道小姐你終朝納悶却是爲何可說與賤婢倘能分憂亦未可知夢雲道我家館中之王生據慧空言就是當年的雲生又將慧空問答之言說了一遍綉珠聞言道怪不得王生去年有病回云原來是小姐所使夢雲道賤人怎

麼是我所使綉珠道小姐孰通書史這些小之事就諒不出來小姐索他綾帕方肯允親若此帕在卽忙送來他延挨至今不題者必然綾帕失落故此憂悶成病豈不是小姐所使如今好而復來待賤婢去問個消息就知分曉夢雲道惟恐天人公子知道不便綉珠道小姐放心賤婢托事而出隨機應變斷不致悞事夢雲不語且說王雲在館中一時想起慧空去歲之言幸喜綾帕又在意欲送進去又無可托之人小姐前番既有口風我待便而行也罷正思想之間只見綉珠送出吳珍來想道綉珠多時不出來了今日爲何又來其中必有緣故待我問他一聲看事如何遂道如姐一向不見今日得暇送公子出來綉珠見王

雲相問遂道家裡無人小姐使我來的王雲聽綉珠的來言好似雙關又道姐姐是小姐房中的麼綉珠道正是王雲道聞說小姐有才可是真否綉珠笑道先生所問得奇我家小姐生於當今之世才富五車人人皆曉非一人所知也王雲聞言沉吟不語綉珠受了小姐之托正要問王雲一個底細遂道先生惻惻不語若有所言不妨見教王雲道小生有一事相告恐關耳目綉珠道公子年幼外面無人但說不妨王雲道小生有心於小姐久已諒小姐亦知之所慮者落泊書生未敢起齒於夫人之前然則世間淑女難求去歲曾托慧空與小姐面敘不期小姐要索向日的綾帕此帕那時已被人竊去無得原物還小姐因此

惱感成病誰知天緣有定竊去之人又遺落街坊是家戚夫拾得仍付與小生小生纔得心安病愈正慮着無人傳進今得姐姐到此敢勞帶與小姐綉珠道綾帕既在可付妾帶去恐有人來王雲急忙在書箱內取出付與綉珠又作一揖道此帕小生重之如珍今付與姐姐須要仔細綉珠還禮笑道先生既愛此帕如珍在前未何失落說罷媠媠而去來到夢雲房中向小姐笑嘻嘻不言夢雲道你笑甚來那生可有話說綉珠道王生別無言語就說小姐無情夢雲驚道他怎說我無情綉珠道返復三年那一刻不思慕小姐而小姐竟爲不知所以常時感嘆夢雲道書生好不情痴我又素昧平生未常一面怎生曉得好不奇怪

這些閒話也不要題他綾帕之事可曾說起綉珠道我前
日所料不差他的綾帕已被人竊去故感恩成病夢雲嘆
道書生薄幸一方綾帕也收藏不住此事只好罷了綉珠
笑道桓有緣故說來也奇誰知竊帕之人又失落在路上
巧巧遇着他姨夫拾得還他方得病好今已付我拿在此
遂在袖中取出遞與小姐夢雲接過來喜之不勝及至看
時驚奇道此帕彷彿似我者又看上面的詩款乃是許英
娘咏落花之句觀此詩情倒是個才女未識英娘是何處
女子自然同王生會過他既得佳人爲何又來煩惱又想
道或者也是拾的亦未可料綉珠見小姐觀帕驚疑遂道
小姐爲何惆悵夢雲道你看這帕不是我的他不知將何

人的來搪塞我綉珠道這定是拿錯的王生豈肯將別人
的送與小姐待賤婢明日再去與他要小姐的原帕夢雲
允諾就收起此帕只因綾帕一錯又有分教時下書生踞
踞後來信達佳人正是

今日纔聯紅葉緣

才華同調兩周全

雙綾幸汝傳消息

故有蘭詞到案前

畢竟綉珠怎生去與王雲索帕且看下回分解
赴秋闈儒生登榜
進京都難女逢仙

詞云

蕭灑書香一脈秋塲文策定然鹿宴列頭名却不道
棟梁格素女他鄉遭厄獸心惡客何常人算有天奇

富貴神仙已識

右調洛陽春

話說王雲次日清晨望綉珠音信少頃綉珠送吳珍至館
王雲笑問綉珠道姐姐昨日之事如何回復小生綉珠正
色道先生作事真也見戲王雲聞言吃驚道姐姐何處此
言此係小生終身大事安有戲言之理綉珠道既不見戲
爲何將別人的綾帕糖塞小姐小姐見了大怒王雲聞言
到吃了一驚心中想道是了前日將英娘之事放在一處
昨日匆忙未曾細看諒情取錯此事怎了遂道煩姐姐致
意小姐不要見怪是小生一時之悞這帕是小生拿得是
朋友的恐其他來要姐姐去取還小生換上小姐原物如

何綉珠道小姐等候原帕時不待緩那裡等得取了來換
莫若先將原帕付妾拿去明早送還先生之帕可否王雲
無奈只得取出付與綉珠拿進去來向夢雲道小姐的原
帕在此夢雲道取來我看綉珠遞與夢雲接來細看是自
己的遂道綾帕呵你一去三年今日來見舊主好僥倖也
夢雲道可曾問王生那方綾帕是何處得來的綉珠道我
也未曾問他他說是取得一個朋友的恐那人來要叫我
送還他夢雲笑道莫探他知道那裡來的以言遮飾耳綉
珠道明日他與我取討如何回他夢雲道你只說是在
燈上焚了綉珠笑道小姐你要這帕何用不如還了他罷
夢雲道你莫要管我我自自有道理綉珠道小姐綾帕已有

怎生發付王生夢雲道前言不過一時之譚實是索綾帕之意怎認起真來可慢慢回他便了綉珠道小姐之言差矣自古君子出言不苟况王生慕小姐於夢寐動靜三年今小姐忘却前言也罷只可惜害了王生這一個才子的性命夢雲道且再三思綉珠道小姐亦不必過疑若慮王生無才也只消一張箋紙或是出題限韻或是小姐題目相和待賤婢拿去試他一試便見分明夢雲道王生才貌我已深知倒不用試得綉珠道又來了小姐深居閨閣那得知其深細夢雲笑了一笑道有個緣故纔知就將王生不在館中自己同文郎到書房看見王雲的詩稿後來王雲同館自己出來兩相撞見說了一遍綉珠道那裡曉得

小姐有此佳會夢雲以目斜視道賤人何以叫做佳會綉珠道小姐到底如何回復王生夢雲道你取一張錦箋來綉珠已知其意遂取過一張錦箋磨濃了香墨夢雲握筆沉思少頃就借蘭花寓意題律詩一首書完付與綉珠道可將此詩送與王生叫他依韻和來小心在意不要被別人看見綉珠接詩在手遂走到書房見裡面無人一徑步入王雲看見起身向綉珠道姐姐如此來必有佳音還是送還小生綾帕綉珠笑道你還想那方綾帕麼前日小姐見不是因物當夜在燈上燒了王雲着急道姐姐所言是真還是假綉珠道誰來作耍先生實是小姐燒了王雲暗自沉吟道這事怎了倘果然燒了口後英娘與我索帕如何是

好遂道小姐既不還綾帕有別話說麼綉珠道小姐並無話說就是命妾來做試官王雲道小姐還要考小生麼綉珠拿詩笑說道這是小姐的詩請先生步韻賜和王雲接來看詩道這就是了遂念那詩題却寫着題蘭花一律錄呈教正詩曰

幽花每放動誰心

石谷臨風我自欽

弱秀常留君子室

輕英不處小人林

知他曾入燕姬夢

記取還鳴宋玉琴

愛爾骨高名第一

紛紛香氣惹衣衿

王雲着實道妙喚詩之壯觀美麗如此雖則題蘭意在小姐之作形容已盡小生今當擱筆倘若畫虎不成反

類其狗只好謝罪罷又將詩反復吟了幾遍道小生好不僥倖又向詩深了作了一揖綉珠見了笑道先生你莫非癡了却向何人作揖快些打發我去回復小姐王雲道小姐你不知詩中之意故說小生是癡若說與你知道只怕姐姐也要癡起來了綉珠笑道詩中之意妾也知之可速付回字與我進去王雲遂出座取了一張云箋鋪于几上也

不和蘭詩提起筆來揮成一絕疊成方勝遞與綉珠道草草不恭煩致意小姐海函綉珠就袖了進去夢雲正在窓下喂鸚鵡見綉珠進來問道你將詩去王生可曾和韻綉珠道王生見了小姐的詩羨慕不已自言白語了一會又向詩作揖他說小姐的形容已盡小生只好擱筆大約

不曾和得遂在袖中取出王雲的詩呈上夢雲接過看是兩首絕句詩曰

花動春風若有情
玉簫未奏落梅聲
愧予難比相如今
專待嫦娥賜好盟

其二

謝得殷殷珠玉篇
羞將半幅寫雲烟
空齋日落留明月
猶恐嫦娥悞少年

夢雲看完笑道王生詩灑落其禮自居綉珠道小姐何以見得他自居夢雲道他詩中之意言無盟恐我悞他欲要相會這豈可為之又自沉思了一會道罷罷罷我今還他一個尖斷待他好念志功名綉珠道小姐之言正合其理

與他訂約終身使王生就無三心兩意了夢雲道你可將前日的綾帕取來綉珠遂向箱內取來鋪於棹上夢雲遂題了四句在上面就命綉珠送與王雲說道叫他努力功名我決無二意但他也要有個準信來綉珠領命遂又到書房向王雲笑着說道郎君好喜也王雲道姐姐喜從何來莫非小姐有甚佳音麼綉珠道然也前日相逼郎君之帕今日依然送上王雲因笑道綾帕一方顛來倒去依舊又到小生將來看時好不歡喜觀上面又多了四句道

天定姻緣 固是宿緣 雲夢結緣 今生了緣

王雲念完道小姐良緣已允姐姐可能使小姐與小生一會麼綉珠道不可我家小姐立身不苟若去言之定激其

怒小姐使妾來者不過致意郎君惟以功名爲念莫使小姐有白頭之嘆並無他意郎君亦要留個珍物與小姐以作日後之質王雲道小生承小姐垂情關切豈肯作負心之輩小生囊底一空並無珍物可留前日取錯的那方綾帕諒情未焚還在小姐處可以算了罷綉珠唯唯領命恐有人來遂進去回復小姐不題却說王雲在館又是孟夏的光景父母的服忝然又滿了一日想起今秋是科試之期要去科考待綉珠出來與小姐說知纔好一日綉珠出來摘蘭花王雲見了起身走出書房來問道姐姐摘蘭花何用綉珠道小姐所愛故命摘取王雲道小生有一事相煩姐姐致意小姐今歲乃是秋試之期小生要辭館回去

綉珠道這是郎君的大事待妾進去說與小姐不知可有話說王雲道有理綉珠摘了幾枝蘭花進來遞與夢雲道小姐可曉得麼夢雲道平白的我又曉得甚來王郎叫賤婢致意小姐今秋乃科試之期他要辭館回去問小姐可有甚麼話說夢雲道正是今秋是試期不知我哥哥可去我也並無他言相致不過贈他盤費些須可在箱內取白金二十兩送去與他說聲前途珍重綉珠領命就拿了銀子出來與珍年已八歲少知世事王雲見綉珠又來遂步出書房綉珠向王雲說道小姐致意郎君客途保重莫負初心使小姐有粧臺之嘆外具白金二十兩與郎君途中之用請收下王雲接過道承小姐用情如此小生粉骨碎

身也難報答綉珠道郎君過於言重只怕郎君一朝榮貴不似今日王雲道小生怎敢忘姐姐今日之情煩姐姐進去與小生致謝小姐但是與姐姐從此一別未知會期何日說罷悽然綉珠聞言亦淚下道郎君前途珍重只纔說得一句話聽見有人來即忙進去回復夢雲不題却說吳璧到館中與王雲閒話說到其間王雲道小弟有一言奉告吳璧道先生有何見諭王雲道小弟一則返舍去看看二者今秋又是科試之期意欲要去走走未識長兄尊意若何若去小弟同兄偕行更妙吳璧道正是今歲秋試小弟怎忘了先生正該去奪魁小弟去倒要去惟恐去而無益王雲道長兄何出此言吳璧道先生豈不知臧氏父子

與寒家爲難豈非去亦徒然王雲聞言唯唯點首吳璧問道先生何日起程王雲道小弟意欲明日就要告辭吳璧道何其甚速說罷遂進去吩咐治酒當晚就與王雲餞行次早王雲停當了書箱行李已畢吳璧就封出二年的束修另有封程儀王雲再三不受吳璧務要盡收二人謙讓了一會王雲只得收了遂謝過吳璧又道冷堂伯母不及面辭產長兄致謝吳璧道不敢當遂叫吳珍拜謝了王雲就問道先生幾時回蘇小弟好去候送王雲道不敢勞步了吳璧遂叫人挑了行李送王雲到門外兩人一躬而別吳璧來至內堂夫人問道先生可曾去哩吳璧道去了耳致謝母親孩兒想王清寬青年才貌日後必位高爵顯孩

兒不及也。夫人道：我兒既不如人，就該努力向前。夢雲在傍聽得，王雲已去，心中甚是不安，就回房去了。不談他母子閒話，且說王雲走到中途，却遇着慧空，遂施禮道：師兄，何來？慧空答禮道：纔在小庵來，爲何賢弟一向不到小庵來走走？莫非見怪麼？王雲道：不是見怪，師兄却少工夫。今日却要到寶庵相辭，巧遇途中，王雲就打發行李先去。自同慧空來到庵中，慧空就邀王雲到房中坐下，煮茗閒談。慧空問道：賢弟今欲別愚，何往？王雲道：今年秋闈科試，所以解館，蘇旋打點北上。慧空道：這是賢弟的大事，此去定取青紫無疑，說罷，想一想，又相着王雲，笑道：賢弟面上丰彩異常，必然還有些喜兆。王雲就笑了一笑。慧空道：此笑

內必定小姐絲蘿亦允。王雲道：不瞞師兄說，小姐已經必允，就是六人未知。慧空道：小姐已允，何愁夫人不肯？王雲道：但原如此，纔好。慧空道：將來愚亦要與賢弟做鄉隣了。王雲道：師兄也要到蘇郡去麼？慧空道：正是向日家師，有一位師兄在山塘北里護雲庵中常住，今春家師往蘇問候回來，言及師伯年老庵中未曾招得子侄，無人照管，要家師遷去說那庵中，甚是清靜無閒，人往來况錢糧又多，不比此庵坐落城市，往來人眾，應接不暇，故要棄此庵而去。王雲道：妙極。師兄若遷到我鄉，小弟正好請教。在幾時方去？慧空道：約在今秋搬去。王雲又敘了一會閒話，起身告別道：小弟就在這三五日內起程，就此拜別師兄了。

慧空道賢弟此去途中自重而望提音愚亦不來相送了
王雲道不敢勞步慧空遂送王雲出庵門兩人依依而別
王雲來到鄭府見過鄭乾夫婦鄭乾道聞知賢甥解館北
上庶王雲道甥雖有此意只恐才淺去也無用鄭乾道說
那裡話來此士一定名登天府老夫也少沾光彩賢甥往
於何日蘇旋王雲道打點明日就要行了正說話聞家人
進來報道有錢何二位相公在外候大相公王雲聞言出
來迎接到廳揖罷坐下錢祿道適會玉章兄道及長兄解
館北上小弟們欲附舟同行未識尊意如何王雲道若得
二兄同行小弟沾光多矣何霞道清霞兄回府自然要逗
留幾日弟等隨後就來務必要候弟等到府同行王雲道

這個自然相候二位長兄同行了二人見王雲應允遂就
告別而去王雲次日早僱下小舡一隻拜別了鄭乾夫婦遂
叫家人挑了送王雲工箱王雲登舟不幾日已到姑蘇打
發了來船遂即到府中王公接着說了些家常事務次
日王公將各田租賬交進來王雲道賬目事務你還管着
我不日就要上京去的王公領命仍然收下王雲因上京
日近也不出門拜客只到張萬兩家去通問他二人可北
上不期二人俱不在家次日張萬二人來回候王雲王雲
見二人來到忙迎到廳揖罷坐下張蘭道前歲盛价回來
道及長兄在吳府設帳小弟想長兄正是青年傑士那裡
坐得住王雲道到這地步也就罷了昨日小弟到二位長

見府上奉候不期二位兄俱以公出連府上的人亦不知
兄何往萬鶴道小弟昨日路遇秀芝兄又被友人邀去閒
遊故此失迎長兄王雲道豈敢今歲秋場二兄幾時起程
小弟當附舟張蘭道記得江中遭禍不覺又是三年了我
們三人自然同行王雲道還有兩位武林朋友亦要附舟
萬鶴道姓甚名誰王雲道一姓錢名祿字春山一姓何名
震字瑞麟總是灑落朋友張蘭道如此更妙今已是五月
初旬了就要起程纔好不宜再遲了王雲道就行最妙但
不知武林這兩位在何日纔到張蘭道好個要候這二人
待他們一到就起程便了說罷二人遂起身別去又隔有
兩三日錦芳進來稟道浙江錢何二位相公到了王雲聞

言忙整衣出來迎接接至廳上揖罷分賓坐下王雲打一
恭道外日小弟在貴府屢叨隆愛謝不能盡錢何二人亦
打一恭道弟等今日輕造貴府甚是不安王雲道二位長
兄說此客話就不相契了錢何二人問道兄的行期在於
何日王雲道弟前日有二位做友亦欲北上在舍下言過
只候二兄一到便行錢祿道如此就是明日行罷王雲道
忙也不在一時還要留二位長兄一日少盡地主之心何
震道後會正有何必在這幾日中况且程途遙遠路上恐
有耽誤錢祿道瑞麟兄言之有理清寬兄不必多情王雲
道如此竟道二兄之命只是得罪了何震道豈敢王雲遂
喚錦芳去請張萬兩位相公錦芳領命而去少刻二人來

到各各相見坐下通名已畢五人敘談有興須臾擺下酒
餚相邀入席五人歡飲至暮約定明早起身各各散去次
日五人各帶家人請備行李集至河下一同登舟開船進
發直至湖廣重登陸路而進說不盡途中的跋涉來到京
中尋了寓處已是七月將盡五人在寓也不讀書逐日去
遊玩不覺考期已到五人入場到三場考畢揭曉之日五
人去看王雲高高中在第一名解元張蘭中在三十二名
萬錢何三人落榜三人恭喜張王二人王雲道三位長兄
的文才超於小弟等試官不取可爲無眼力矣錢祿道功
名遲早焉能強勉張蘭道春山兄之論確然五人回寓報
錄的來報了張王二人去祭主考謝房師打發人往家中

去報信二人就在京中賃了寺院裡的閒房讀書只待明
看會試錢何萬三人別了張王二人回南俱各不題却說
臧新自從刁奉失落了綾帕後來刁奉依舊出來臧新現
怨了幾旬也則索罷了臧新聞得王雲在吳府中處館心
中甚爲不然想他拾得綾帕自然曉得夢雲倘他成就這
親事豈不便宜了這畜生欲待要去套他的口氣怎奈
不好上吳家的門事在兩難也覺無法後來冷淡了也就
罷休隔有一年聞得王雲已辭館回蘇又叫白從去打聽
消息未曾說起親事方纔放心臧瑛有書來叫臧新上京
科試臧新要謀夢雲的心重那裡肯上京去却說白從刁
奉受了臧新之托向年又曾說包在他身上謀成夢雲親

事故此終日在吳府左近打聽却說吳文安爲官清正兩
年內陞到總臺聖上聞知治民清廉欽詔進京授吏部右
侍郎之職想起兄弟文勳封王出使外國不知何年纔能
回家有家在浙侄兒軟弱常被惡宦欺凌又不上京應試
有許多不便莫若修書一封着家丁去迎接兄弟的家眷
到京同住有何不可遂修了書次日就差家丁星速南不
家丁領命當日起程在路曉行夜宿一日到了武林問着
吳府將書傳遞去內宅吳璧遂將書看過就喚家人打發
京中來人的酒飯一面雜書進後堂送與夫人看夫人細
細將書看過道承文安伯美意甚好只是程途遙遠又兼
不服花池水土如何是好吳璧道母親不服水土也還容

易孩兒想參參未知幾時還朝孩兒終不能進京科試論
理去的纔是夫人道既然如此聽憑我兒擇吉起身便了
吳璧見母親應允遂打點船隻不題且說自從刁奉常在
吳府前察聽聞得吳宅家眷上京想出一條妙計歡喜無
與竟到臧府中來會臧新說話臧新見了自從發話道老
白你天天來說計策日日來道機會怎麼這兩三年了並
無一個計策明明騙我好生可惡自從陪笑道大爺不要
性急如今已有一條妙計在此我今日爲此而來臧新聞
言回懶作喜道者自有何妙計快些說來自從附耳低言
道只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大事成矣臧新道計策雖好
倘若其女不從如之奈何白從道這個請放心自古女子

水性揚花若是不從可慢慢的勸他自然順了。藏新信以爲實就叫白從刁奉陪暗打點行事不題。且說吳越家眷擇吉登舟一路無話。一日舟泊江右是小春望日。一輪明月當窓。夢雲在舟見景生情。又想着王雲去科試不知可在榜。就有許多情思。因嘆道。暮光凝而明月清。舟次入兒鄉。思濃與壁。臨言道。賢妹起思鄉之念矣。夢雲道。夜靜月明。烟光濃淡。土音又異。怎不另有鄉思之意。吳壁道。賢妹之言極是。但是爲人不過行權到此時。不得不然。敘話之間。丫頭擺下晚膳來。吳壁道。賢妹對此明月。不可不賞與。賢妹相飲三杯。以解思鄉之念。夢雲道。長兄有興。小妹自當奉陪。夫人飲了幾杯。就不飲了。吳壁竟開懷暢飲。夢雲

亦多飲了幾杯。夜膳畢。各各安寢。纔交半夜時分。只聽得一片响聲。打入艙來。夫人驚醒。急喚家人。吳壁醒來。驚得魂不附體。夢雲醒來。只見許多人明火執杖。已知是強人。急忙穿了衣服。吳壁說得話也說不出。踏倒在半邊。家人內有膽大的。喝道。衆位不要囉哩。我們是兵部吳老爺的家眷。進京舟中。並無財物。驚了夫人小姐。與你們不得干休。強人聞言。將刀背打那家人。罵道。瞎眼的忘八膏子。咱們就是當今老李。也不怕莫說甚麼兵部。既有小姐。可獻來好做壓寨夫人。叫孩子們搶家強人。一齊過去搶了。夢雲過船。又拿了些細軟之物。揚帆而去。此時雖有鄰船見。是大盜誰來救護。夫人與吳壁見強人搶了。夢雲去。夫人

大哭埋怨吳文安來不然如何遭此大禍吳璧亦淚下勸夫人道母親事已至此不用過於悲傷明日到南昌府去追捕強人便了夫人道報官緝護起來也遲了我夢雲孩兒立身不倚尚然強人好逼一死無辭說罷又哭有綉珠因不見了小姐已遭強人之手諒不能活不如同小姐到泉下去罷竟推開船門投江而死吳璧夫人見綉珠投江急叫人救時誰知江流水急救不及了莫知去向夫人嘆惜道青衣之中有此義女可憐死於非命吳璧就寫了呈子遂去拜南昌府投遞了報呈知府憲敢怠慢廟刻批文至縣着捕役緝拿捕役等領批四路緝訪並無形跡吳璧在舟候着府縣緝捕到有個月一熟信息全無只得勸母

親進京再作區處夫人亦無其奈只得往京進發在途無話一日到了京中已至吳文安府第家人進去稟報吳文安吳文安夫婦出來迎接至廳各各拜見畢夫人哭泣道及舟中之事文安聞言大吃一驚道有這等事俱是老夫之過我這裡星速行文去着落府縣官嚴緝夫人吳璧住下不題吳文安差人火速下文書到南昌府府縣官接着文書急得没法卽忙差了幾十捕役各處嚴拿不題却說夢雲遭難之時正值雲龍真人在雲中經過早知夢雲主婢有難卽忙按落雲頭喚河神救護綉珠又遂到臧新船上自來救夢雲不題且說河神領了真人法旨將綉珠提淨江流好好送在京口魚舟之側是日五更有一個老漁

翁正在那裡打魚一網灑去却巧打着綉珠在網中老漁起網覺得沉重因喜道今日利市打着大魚了用盡平主之力一拉拉在船頭上一看却吃了一驚這漁翁又細細一看却是一個女屍老漁用手去拉了一拉其屍尚溫軟老漁想道屍首溫軟只怕還救得活也未可知待我收他一救若救活了也是一點陰功遂將這女屍抱進船艙將水衣脫去拿些衣被擁好少頃漸漸醒來哭出聲道我那一小姐嗟漁翁道好了遂問道小姐於你是何方人民因何尋此短見綉珠聞言閉眼看見是一個老漁翁料無他意遂將始末細說了一遍漁翁道如此說來小娘子是個義女了綉珠道承老公公活命可送數到夫人處多將金帛

酬謝公公老漁道這斷不能我以打魚為活一日魚不打就不能度活了况你家夫人又無下落往何處去尋綉珠聽得老漁不肯送他去尋夫人又大哭起來老漁道小娘子你不要哭此處乃是人烟湊集之處恐其壞人知是小娘子那時反為不美莫若暫住漁舟日後曉得夫人小姐的下落那時再送你回去起不是好况且我一個老人家同你在船諒無姑礙綉珠聽得老漁這說話自思無計沉思了一會道既然承老公公的好意奴家在船上客情不便莫若拜在膝下也好朝夕侍奉未知尊意若何老漁聽得綉珠要拜他為父喜得眼總笑合了道我老兒那裡當得起綉珠遂倒身下拜叫了一聲爹爹老漁叫了一聲孩

兒老漁道你今雖是身安却要改扮男粧若是照常打扮恐招壞人口舌你改粧了男子倘有人來問時只說我領的一個兒子豈不是好綉珠當下從言改扮儼然是一個小漁翁不說他二人取利江中且說那夥強盜你道是誰就是白從刁奉臧新併惡家下安排下這個計策一路跟到南昌空野之所方纔下手竟將夢雲搶過船來順流直不相隔已遠又改官旌泊於野處臧新好與夢雲成親夢雲自被強人搶過船來唬得九死一生聲都哭啞了那時藏新打扮了走到夢雲身邊道小姐小姐你家母親哥哥爲何再三不肯將你配與學生今日一般也到我手中任你插翅也飛不去了小姐且不要驚怕今宵定要與你成

鸞鳳之交日後不失夫人之位夢雲方知就是臧新即時星眼圓睜咬牙怒罵道你們這些禽獸千方百計將我搶來我不過拚身一死看你這班喪心強盜行此非爲自然有一日碎剮你這些強盜之肉臧新見夢雲干強盜萬強盜罵急了道你這賤人不識抬舉待我來殺了你這賤人看有甚麼計較就拿起刀來去唬他夢雲哭道你快些將我殺了到見你強盜的好處一頭哭着罵不絕口且說雲龍真人在舟中化作凡人兩相悞認不能識破聽見臧新欺騙夢雲心中忿怒雖是夢雲有難恐其污染遂化作家人模樣進船來道大爺請用中飯去待小人勸小姐用些午膳臧新道你若勸得小姐同心我大爺重重有賞說罷

遂到前艙去了雲龍向夢雲道小姐請用些午膳夢雲悲
哭不答雲龍低低說道小姐我不是壞人來救你的夢雲
抬頭見是一位真人迷道承真人救我未知真假若果能
救妾就是重生父母了雲龍道謹言汝只閉目不可開聲
夢雲依命雲龍念動真言卽喚河神吩咐道這是平南侯
一品夫人汝可小心護送到姑蘇護雲庵側近不得怠慢
河神領了法旨遂護送夢雲去訖雲龍又顯神通以心慧
性變作夢雲側身端坐又假作家人說道大爺用完了飯
請進來小人吃飯去了臧新聞言遂走進來見夢雲側身
端坐也不哭了遂向前陪着笑臉道小姐可曾用些午飯
假夢雲竟不答臧新走近身去攬抱被假夢雲一推却跌

了一跌臧新扒起來笑道看不出小姐倒有這個跌法你
跌是跌了學生看小姐怎生安放我假夢雲也不答這臧
新又去攬着歪纏假夢雲用手一推道臧大你好沒分曉
婚姻乃一生之大事既要逼我成親豈能在舟中草草行
之此事斷斷不能勸你休作此想臧新聞言見有相允之
意就問道據小姐之意若待如何假夢雲道除非是到你
家南祭天地拜公姑方成大事臧新聞言歡喜無限忙吩
咐開船晝夜攢行不幾日到了武林臧新上岸先到家中
稟知他母親道孩兒去尋了一個媳婦來了稟告母親知
道好擇吉成親夫人道你這個不肖之子莫非是那理拐
騙的來哄我日後遺害我做娘的臧新道孩兒豈肯行這

犯法之事因到揚州院中去頑遇見此女是個處子也還
生得有些姿色情願從良故此要他來的夫人信以為實
道你既無此事你自去料理便了臧新見瞞過母親歡喜
之極也不擇吉遂打發樂人新轎又請了幾個親朋竟來
船上迎娶少頃娶到家中參拜了天地家神又拜了夫人
遂扶送新人進房夫妻交拜畢依然也是洞房花燭正是

臧兒造孽事無端

惹得真仙降世塵

為救廣寒高女難

洞中仙子拜凡人

却說眾親朋在廳飲酒臧新未免在外相陪臧宅內有一
個奇醜的一個丫頭美名就叫醜環年交十八看兒娶了
一個新大娘他也來房中看看纔走進房門這假夢雲就

算定醜環走到跟前使一個迷魂法將醜環真性迷住推
在床上雲龍念動真言將一張柬帖變作醜環自己出房
化陣清風而去不說雲龍回出且說臧新候親朋散去自
已帶醉進房來不見新人遂問道小姐在那裡了環們回
道新大娘先安睡了說罷遂各散去臧新喜與非常走到
床前道我的嬌嬌小姐你先睡了麼一連問了幾聲不應
笑道想是這幾日在船上辛苦了故此這等就睡遂上床
與醜環脫去衣裳自己也去脫了衣服摸着醜環此刻也
不嫌其粗醜竟自交脛而卧百般撫弄漸覺慾火如焚那
裡等得醒來兩情歡暢其時醉夢之間竟赴陽臺之樂雲
雨已畢臧新仍摸着醜環道小姐你何得好睡至此又自

想道雖然到手未得情氣相交之美待他醒來再整旗鎗
遂轉想之間也就睡着了這醜環到天明時候迷神已退
醒來翻身覺得有一人相偎而睡自想道是了大約是那
家的大姐沒處睡了來我床上睡的又摸着那被褥驚奇
道這床不像是我的了正在奇異之間臧新醒來又去搜
着醜環叫道我的嬌嬌小姐何得這樣好睡適纔與小姐
鸞鳳之交小姐可曉得此時當再赴陽臺醜環聽得是公
子聲音遂道大爺是我臧新道你是那個醜環道我是醜
環臧新還不深信此時已窓合曙色忙披衣下床鈎起幔
帳去看却不是小姐果是一名醜環臧新道小姐那裡去
了你爲何在我床上睡醜環道我昨晚進來看新大娘的

後來不知怎麼在大爺床上的新大娘的去同我是不曉
得衆了環婦女聽見太爺房中不見了新大娘一齊來看
臧新問道你們曉得醜環怎麼在我床上的新大娘那裡
去了衆人道大爺又來說笑話了新大娘在房中大爺一
同睡的如何得不見臧新道如今現不見了却是醜環同
我睡的可不是奇怪醜環見衆人進來忙穿衣就走衆人
見了忍不住一齊大笑起來臧新見他們一笑也覺無趣
遂怒喝道賤婢們有什麼好笑快快與我尋去衆人見公
子發怒也有去尋的也有去報與夫人的夫人聽得來說
也自驚奇遂到臧新房中來看臧新見了他母親哭不得
笑不得弄得不尷不尬的一個癡呆樣子夫人問道這事

端的是何緣故城新道明明一個干嬌百媚的小姐娶進門的怎麼就不見了換了一個醜環在床上這不是奇事夫人道那有這樣異事正說着眾人尋了回來說道我們去間間屋裡無一處不尋到並無影跡夫人見這樣異事也有些煩惱忽然一個丫頭在床側拾起一個柬帖遞與夫人道這是一張甚麼東西夫人接過來看上面寫着四句金字道

天道疎而不漏

人情東報無差

孽子造冤造惡

神仙移木移花

夫人看完了道這柬帖明明是像神仙留下的你這不肖的畜生又造無端之事故此神仙來戲弄你我昨日這樣

查問你爲何瞞我你究竟做的甚麼事快快說來不然我修書與父親叫他處你這不肖的畜生賊新見母親動怒不敢隱瞞遂將白從定計搶夢雲之事一一說出夫人聞言大怒真氣煞我也養你這畜生不習好厚沒了宗祖的貨物兒小姐也是搶得的幸而神仙救免不然這事怎麼敢來遺害你父親這項烏紗也帶不成的日子呢那白從才奉兩個惡奴引誘官家子弟吩咐門上人自今以後不許放他兩個進門又向賊新道你這不肖畜生若是再不回頭我一定叫你父親處死你也免得後來爲禍又吩咐家人們不許傳說出去說罷就出來了只有賊新受了母親的一場大罵又是一空歡喜故此不敢上街行走怕人

笑話只得在空房獨坐且說刁白二人在臧家當晚席散
回家以爲作事有能到次日又來想在臧新跟前討好不
期被門上人攔住白從喝道你家大爺見我也不敢攔阻
你就如此放肆門上人道是宅裡吩咐出來不許放你二
人進去倒也罷了聽說還要送官治罪白從聽得此言問
道大叔知道是爲何事門上人道我們細底是不知只聽
說你兩人引誘宦家子弟劫搶縉紳女子當得何罪白從
道非干我二人之事這是你家大爺煩我們去的昨夜已
成過親了總然到官不過是搶親也無大罪門上人道若
是成了親到也不講了白從道莫非小姐尋了短見麼門
上人道也不是尋短見說也奇怪明明一個新人娶進門

今早忽然換了府中一個醜環在床上找家大爺活活氣
殺大爺正要尋你二人出氣可快些回去罷白從道大叔
可曉得吳小姐端的那裡去了門上人道我聽得說遺下
一張柬帖小姐乃是神仙變化故此知道白從才牽二人
聽說半信半疑的敗興而回古語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已
莫爲誰知一個武林城中人人皆知也有親戚相遇俱談
奇異又有好事的編出一個駐雲飛到說得好道

宦室臧家娶個新人奇怪煞容貌真堪畫窈窕瀟灑
小鬼採舍花早變了醜怕自己丫頭當做妻兒要還是

真來還是假

臧新每每聽見人唱也覺不好意思約了刁白二人一同

上京去了不題却說夢雲被河神送到護雲庵側隔了半
日醒來睜開眼來看見是荒郊野外坐在地上想道雖感
真人救脫苦海叫我一女子鞋弓襪小投奔何處去正在
悲泣之際來了救護之人你道是誰就是慧空之師悟真
今秋師徒已搬在護雲庵中今日出去化糧看見一個女
子在路傍啼哭悟真道善哉善哉只因這一遇夢雲又有
分教佳人暫留禪院可憐南北想思

天威豈可被人欺

善惡終須天自知

若是天顏無曲直

天生惡董事還奇

畢竟悟真怎生救得夢雲且看下回分解

卷之五終

